

一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哲学的理解

颜 岩^①

摘 要：赫勒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之一，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哲学事业，对哲学有着独到的理解。首先，哲学是一种合理性的乌托邦，饱含着应然的价值观念，对现实构成一种批判性的张力；其次，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哲学家对人类的深切承诺；再次，哲学是一种价值选择，内含一种道德责任；最后，哲学是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指向一种激进的乌托邦。赫勒对哲学的上述理解深受马克思思想影响，充盈着浓浓的人道主义情怀，饱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精神，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哲学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 乌托邦 激进 哲学 生活

DOI:10.13760/b.cnki.csalt.2016.0034

阿格妮丝·赫勒 (Agnes Heller) 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现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汉娜·阿伦特哲学教授”。作为卢卡奇的学生和助手，她曾是布达佩斯学派 (Budapest School)^② 的核心成员，并在哲学、法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等方面建树卓越。本文不打算全面介绍赫勒的思想，仅呈现一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哲学的基本看法。

^①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15BKS080) 的阶段性成果。

^② 布达佩斯学派是 20 世纪 60 年代围绕卢卡奇形成的一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主要成员有赫勒、费赫尔 (Ferenc Fehér)、马尔库什 (György Márkus) 和瓦伊达 (Mihály Vajda)。布达佩斯学派成立后有不少新人加入，如赫格居什 (András Hegedüs)、拉德洛蒂 (Sándor Radnóti)、马尔库什 (Maria Márkus)、本斯 (György Bence)、基斯 (Janos Kis) 等，但学界通常不把他们视为核心成员。

一、哲学是一种合理性的乌托邦

赫勒认为,哲学作为一门爱智之学,“意味着对真实的人类知识与善的人类行为的统一体的爱”^①。在追求真与善相统一的过程中,哲学总是表现出谦虚的姿态,声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却又不断地追逐终极。哲学总是从应然的角度安排实然,在这里,“应然不是幻想的错觉,不是仅仅存在于我们的主观愿望中的纯粹梦想,相反,‘应然’恰恰是紧要的东西,是标准,是‘真’或者‘最真实的实在’”^②。赫勒虽然把“应然”视作比“实然”更真实的实在,却并没有忽略两者之间存在的张力,恰恰相反,她认为正是这种张力成就了哲学。从根本上看,实然与应然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实然由应然引导,应然从实然中推演出来。赫勒经常把应然视作“乌托邦的精神”,并认为乌托邦并非乌有之邦,而是合理性的乌托邦,即一种能够实现的人类理想。由此见解出发,哲学最大的功能便是让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睡梦中苏醒过来,通过提出一些“幼稚”的问题,对自明之物进行质疑,拒绝一切理所当然之物。这种强调应然的“乌托邦情结”在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也广泛存在,如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ć)就指出:“如果人没有任何一种理想,即对未来应有的东西没有任何一种认识的话,那么他既不可能把任何东西都评价为一种局限,也不可能一以贯之地区分善和恶、积极的东西和消极的东西。”^③可见,哲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包含了应然的价值观念,该观念对实然的现实构成了一种批判性的张力。

二、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赫勒看来,哲学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哲学家不是只想训练未来的哲学家,而是想训练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像他们一样,是一个合理性的存在者”^④。作为一个合理性的存在者,人人都应该学哲学、懂哲学、用哲学,因为哲学关乎你应该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如何生活。作为一种合理性的乌托邦,哲学总是与一种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所有的哲学家都必须

① 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

② 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③ 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

④ 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将他们自己的哲学转变为他们自己的生活态度”^①，“每个哲学家一定是在实践着自己的哲学，没有被生活所体现的哲学就不再是哲学”^②。关于哲学与生活的关系，马尔科维奇这样论述道：“一个哲学家应该过他的哲学生活，积极地推动他的观念的实现。他的任务不仅在于从人的生存中推出哲学原则，而且在于试图把人的生存提高到哲学原则的层次。”^③按照这个标准，苏格拉底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这位年逾七旬的哲人曾遣退妻儿，在众弟子面前饮下毒鸩从容赴死，为的是追求哲学真理。卢卡奇也是一位真正的哲人，他将哲学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一封致情人伊尔玛（Irma Seidler）的信中写道：“我想要完成的东西只有不被束缚的男人才能够完成。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真正重要的东西发生在孤独中。”^④这里“重要的东西”指的正是个体的自由创作。为了哲学上的自由创作，卢卡奇最终放弃了伊尔玛，使她在痛苦中毁灭，以自杀而告终。卢卡奇对哲学的爱并非出于自我保全或其他自私的目的，如果那样的话，他一定会选择和伊尔玛在一起。毋宁说这是一种对整个人类的爱，对自由个性的追求，一种基于心灵深处的对文化家园的深刻承诺。赫勒也是一位视哲学为生命的哲学家，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坚定地选择了哲学，目的是为了向逝去的人们偿还债务。赫勒一生都在追求个性自由，因此她坚决反抗一切压制，当信奉的哲学理念与官方意见向左时，她从不退缩，即便是在最黑暗、最艰难的时期，她也没有选择屈服，对哲学和真理的信奉使她成为生活中的强者。

赫勒并不认为生活是一元的，她崇尚一种多元的文化生活，在她眼里，哲学也应该是多元的。哲学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今天信奉这种哲学，明天信奉那种哲学，而是一旦选择了某种哲学，就应该从一而终，不论这种哲学可能会受到怎样程度的批判，不论它的支持者终将会失去什么，都要支持并继续忠于它。怎样才算拥有了某种哲学呢？赫勒认为哲学的接受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完全的接受，即对哲学的三个方面（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如何生活）通通接受；另一种是部分的接受，即只接受三个方面中的某一方面。完全接受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当前社会不可能实现，因此哲学只能被部分地接受。

简言之，“哲学是一种合理性的乌托邦。它根据应然的标准，即真和善来

① 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② 阿格妮丝·赫勒主编：《卢卡奇再评价》，衣俊卿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③ 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

④ 阿格妮丝·赫勒主编：《卢卡奇再评价》，衣俊卿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7页。

安排实然。它建构其真和善,即它的最高价值。这最高价值被要求去指导人们:他们应该如何思考,应该如何行动,以及应该如何生活”^①。这就是赫勒对哲学的基本理解,它表明:在当前这个物化的社会里,哲学之所以不可或缺,主要不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科学,也不是因为它为人们制定了“铁一般的规律”,而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乌托邦的构想和理想的生活方式,并告诉我们如何付诸行动,从而让世界成为人类真正的家园。

三、哲学是一种价值选择

当人们承认哲学是一种合理性的乌托邦时,便暗含了一种主体价值选择关系。实证主义哲学一贯以价值中立的姿态宣扬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赫勒看来,“所有形态和形式的实证主义都从所有哲学那里扯掉了它们的王冠——最高的善。在这个哲学中,不再有任何最高的善,并因此不可能有合理性的乌托邦。它不提供应然去反对实然,它不建议新的或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因此,不论它是否想,它都恰恰证实和巩固了实然”^②。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曾专门批判过量化和可计算性原则,认为随着“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③。从这一原则出发,一切质性事物和善的理想都将被宣布为不科学的,一切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也将被宣布为不科学的,这就排除了哲学的可能性,因为任何合理性的乌托邦都将是虚妄的,剩下的只能是空洞的“语言”“逻辑”和“事实”。

赫勒对实证主义哲学的批判意在强调哲学与价值的关联。韦伯曾区分过价值合理性和目的合理性,前者主要指由价值意识(宗教、伦理、道德、审美等)决定的行为,后者主要指内含预期目的及实现手段的工具性行为。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合理性发生了割裂,理性行动较少受到价值观念引导,由此引发了现代性的悖论。赫勒完全认同该观点,她指出,要走出这一困境,就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曾用“技艺”描述目的合理性的行为,用“实现”描述价值合理性的行为。目的合理性行为关注给定目标是否实现,价值合理性行为关注社会行为(交往)本身的特征,并不关注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赫勒强调哲学是合理性的乌托邦,主要是想借哲学之手挽救奄奄一息的价值合理性,但她并未因此否定目的合理性,而是深

① 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② 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③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9页。

刻地意识到：“没有目的合理性或没有目的合理性的行为方式从价值合理性中的分化，人类的未来甚至只能被想象为混乱和饥荒的景象。”^① 这充分表明，赫勒并没有因为反对工具理性而坠入浪漫主义。

赫勒认为，价值合理性本身内含道德，“一个价值的等级越高，在我们与它的关系中道德的作用就越大，并且因此我们为它所作出的自觉的决定的重要性就越大”^②。一个人选择了某种价值目标，就意味着要对目标担负一定的道德责任，任何试图剔除个人责任的做法只会令行为丧失合理性。赫勒常说，行动者总是要负责任的，“一个负责的人就是要管事（担负责任）。但是你不可能照管一个未知且不可知的未来。一个人要对现在负责。大致上，这意味着一个人要照管他的同时代人，要照管他的共在”^③。但是，个人在作出选择时，总会不可避免地陷入道德悖论，以康德述说的经典例子为例，如果一个人被追杀，跑到我的房间，当杀手赶到问及被追杀者的去向时，我应该如何回答？是遵循“不得说谎”的原则讲真话，还是遵循“挽救无辜的人的生命”的原则说假话？赫勒认为，要走出道德困境必须引入情境恰当的原则，主体必须学会判断，此时此刻哪种道德原则应该居于“主导性价值”的地位。

赫勒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价值原则和道德原则是人们行动必不可少的指导性原则，那么如何把不同的个体统一到某种特定的原则（如康德的道德律令）中来呢？赫勒在这里引入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凭借一种真正的哲学价值讨论让人们聚集在某种价值理念之下。哈贝马斯曾预设了一种“理想的言语情境”，并设想人们可以在这种情境中平等地进行交往。赫勒对这种“理想化的交往”表示怀疑，她发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种不对称的依附和统领关系正大行其道，尽管对称关系仍然存在（如占据相同地位的人彼此间就保持着对称的关系），却无法被推广到整个社会领域。赫勒进一步区分了个人依赖关系与依附统领关系。首先，前者并不一定来自后者，例如，儿女在长大成人前对父母保持着一种个人依赖关系，但却不能说这是一种依附和统领关系，人们可以设想一个没有依附和统领关系的社会，却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个人依赖关系的社会。其次，在一种目的合理性的行为中，相对权威必不可少。任何目的合理性的行为都是围绕具体目标展开的，解决问题需要有专业知识，通常只有专业技术人员才拥有专业知识，于是相对权威便形成了。赫勒认为，专业人士必须要有道德责任感，决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力。例如，学生对老师有一种个人依赖关系，老师具有更多的专业知

① 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② 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2页。

③ 阿格妮丝·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1页。

识和相对的权威，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力图纠正学生文章中的语法错误，这就是一种恰当的目的合理性行为，但如果老师运用自己的权威去影响和左右学生的观点，他/她就将个人依赖关系转变成了依附和统领的关系，其行为就是不得当的。赫勒对依附和统领关系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价值讨论必然以利益为引导且包含意识形态的要素，哲学价值讨论根本无法被普遍化，而真正的哲学价值讨论必须排除各种利益的干扰，以整个人类的需要为指导。赫勒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固然是正确的，但她却陷入了循环论证：一方面，认为只有废除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真正的哲学价值讨论才有可能；另一方面，将哲学价值讨论视为废除依附和统领关系的手段，认为一旦人们将哲学价值讨论普遍化，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便不复存在。赫勒的结论是：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这就表明人们需要哲学，确切地说，需要一种内含合理性乌托邦指向的激进哲学。

四、哲学是一种激进的批判理论

赫勒认为，哲学应该是激进的，这意味着“对于一个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以及‘自然分工’为依据的社会的总体批判”^①。哲学还必须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理论形态的哲学不足以使世界成为人类的家园，“哲学的应然必须变成人的意志，以便有一天可以说：它确实发生了。激进哲学必须成为激进运动的哲学，它必须‘打动群众’，必须‘变为物质力量’”^②。更进一步，赫勒区分了右翼激进主义和左翼激进主义，前者不把人类视为最高的社会价值目标，拒不接受哲学价值讨论的规范，也不反思价值的意识形态本性，甚至否认其他群体价值的真实性；后者则视所有人为同等合理的存在者，主张通过集体合理的价值讨论决定价值规范。本质上看，右翼激进主义是精英主义的，在它眼里，群众不可能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只是被操控的客体；左翼激进主义则是民主的，尽管有时带有贵族气息，却一直致力于使主体意识到自己的本性。右翼激进主义由于不是民主的，所以不可能是真正激进的，尽管它会对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进行总体批判，但“除了新的依附与统领关系之外，它无法推举任何事物来取代它们；它所做的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复制了原有的混乱，而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是无法通过一种

① 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9~120页。

② 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

新的依附与统领结构而得到克服的”^①。

赫勒认为，激进哲学主要有四项基本任务：首先，承担哲学的功能，发展出体现合理性乌托邦的理想。赫勒并不认为激进哲学必须为未来社会绘制一幅精确的地图，因为对未来进行彻底详尽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合理性的乌托邦始终是为现在而构想的，它的理想表明人们现在应该在前进方向上所朝向的目标，以及人们现在应该为之行动的目标”^②。但是，“激进哲学必须批判依靠依附与统领关系的社会：它必须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取代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其批判必须是总体的；它必须通过这样的方式规划其乌托邦，即必须经由一种总体的社会革命来实现它”^③。其次，激进哲学必须关注激进乌托邦的可能性问题，必须：（1）提出人类学的问题；（2）是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3）研究现存社会结构的起源。再次，激进哲学必须为人们推荐一种生活方式，教会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即必须是一种生命哲学。与卢卡奇和弗洛姆等人一样，赫勒发现现代人正遭遇着深层次的文化悖论，一方面，人们比以往任何社会的人们都享有更多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个体变得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孤立，由于经验现实与期望的裂痕越来越大，个体的个性日益分裂，恐惧和痛苦应运而生。要对抗这种分裂，人们必须重新获取生活的意义，这正是激进哲学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最后，激进哲学要告知人们“应该如何行动”，为最广义的政治行动制订计划。这就必须以可能性为基础，重视每一项具体的行动，并与所有试图解决具体冲突的人共同思考。^④

五、哲学是一种激进的乌托邦

激进的乌托邦总是面向未来，指向一种社会结构（运动），并对现存社会结构持一种批判态度。激进的乌托邦从来不把未来视为历史的最终目的，而是将之视为史前史的结束和真正人类史的开端。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具体学科对未来社会的“结构—功能”刻画不同，激进的乌托邦主要是对未来社会进行价值陈述，其基本原则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无限发展，每个人都有可能占有社会财富，劳动的社会分工被废除，人类可以控制他自己的社会生活，个体的创造性得到普遍发展。一言以蔽之，激进的乌托

① 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② 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③ 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1页。

④ 参见阿格妮丝·赫勒：《激进哲学》，赵司空、孙建茵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134页。

邦指向一种非异化的动态社会。

激进的乌托邦没有特定的社会模型,也不对未来社会作任何具体的描绘,其基本要素是“应该”。赫勒区分了两种“应该”,一种是“应该是”(ought-to-be),激进的乌托邦并不是虚幻不可实现的,只有那些无视实践且与激进主义无关的“应该是”才不属于激进哲学的范畴。另一种是“应该做”(ought-to-do),激进的乌托邦必然内含激进的行动理论,激进行动具有超越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潜能,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它指向某个社会阶级(阶层)在当下无法满足的激进需要。激进乌托邦有三种理想模型。第一种是阿佩尔(K. O. Apel)和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社会理想型,其中“理性的对话”是关键,作为平等的个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哲学价值讨论中来。第二种是阿佩尔的一个补充,即将道德因素(善)加入进来,善就是承认和满足所有需要。第三种来自康德,即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概括的两种基本价值:自身的完美与他人的幸福。三种模型分别代表了哲学对真、善、美的追求,“真”关注的是人(人作为“理性人”存在)与社会的关系,“善”关注的是人(人作为“移情人”存在)与他人的关系,“美”关注的是人(人作为“创造/享乐人”存在)与共同体的关系。同时拥有三种身份的个人便是自由的个体。赫勒并不指望建立一种同一化的共同体,而是主张根据人们多元化的需要建立不同的共同体,在共同体中,人们能够摆脱个体利益的束缚,按照需要自由自在地选择生活。总之,从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理论出发,赫勒认为非异化的理性乌托邦应该建立在理想言语社区的本真交往基础之上,并认为激进乌托邦的合法性不能从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或社会现实中得到证明,而只能从人类自身寻找答案。

最后,我们想从马尔科维奇关于哲学概念三重性的论述出发,对本文作一个小结。马尔科维奇认为,真正的哲学应该“既是知识和评价,即发现一般的真理,也是一种彻底的社会批判”^①。要达到这一要求,哲学概念就必须具备以下三重属性:(1)概念——否定;(2)描述、中立的概念;(3)概念——规划。^②依照这一分析框架,哲学就应该是一种批判的科学理论或科学的批判理论。一方面,哲学是描述的、中立的,它并不排斥实证科学,恰恰相反,它要以后者为手段和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哲学要内含一种否定(批判)的价值元素,能够让人们朝着一个美好的未来(按照某种规划)过有意

^① 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② 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从富裕到实践——哲学与社会批判》,曲跃厚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1页。

义的生活。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致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符合上述标准，因此它是当前时代精神的精华，代表了未来哲学的基本走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未来的哲学在功能上一定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基本的精神和理论实质是不会变的，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继续引领哲学的发展方向，它永远不会过时。

作者简介：

颜岩，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